



百花唱本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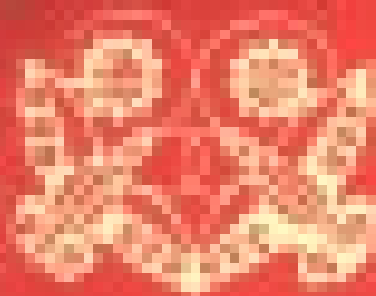


(唱 詞)

看 枣 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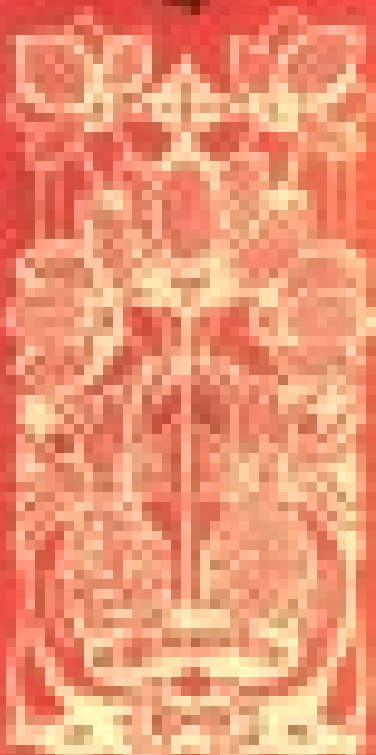
看	枣	園
扒	牆	頭
胳膊肘	往	哪兒
扭	子	算
打	黃	狼

百花文艺出版社



百花唱春

4



看東園

編者 曹湜
校對 曹湜
繪圖 曹湜
出版 曹湜
印刷 曹湜

曹湜先生遺稿

百花唱本 (4)
看 枣 园 (唱詞)

百花文艺出版社編輯、出版(天津市哈密道12号)天津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津出字第008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書店發行

开本 787X1092 1/32 印張 5/8 字數 14,000

1963年11月第1版 196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2,500

統一書号: T10151·325

定价: 0.06元

为了供应农村文艺演唱材料，我們將陸續編輯出版《百花唱本》。这套书里收的剧本和曲艺作品，有反映现实生活的，也有历史题材的；有优秀的保留节目，也有新創作的。形式也都是在河北省农村中比較流行、为农民熟悉和喜爱的。每本尽量只收一个剧种或一个曲种。有的作品，根据需要，由本社編輯部作了一些修改和加工。

看 枣 园 (唱詞)

許 天 柏

有一个姑娘叫小兰，
她哥哥十五她十三。
这姑娘能說又会道，
聪明伶俐不一般；
小模样长得也很好，
弯弯的眉，大大的眼，紅紅
的嘴唇圓圓的臉。

爹說她像个桃花瓣，
娘說她不像桃花像牡丹。
这姑娘今天在家沒有事，
队长說：“你不如去地 看 枣
园。”

小兰一听说去看枣，
她想道：看守枣园可怪清
闲，

坐在地头不用动，
只用两眼四下观，
誰家的小孩来偷枣，
俺就大声一叫喚；

(白) “哎！誰在那儿偷队里
的枣哪！”

你看这威严不威严。

小兰說声：“好、好、好！”

小辮一甩就奔正南。

奔正南，到枣园，

这枣园足有五亩三，

棵棵枣树碗口粗，

个个枣儿大又圓，

紅通通的照人眼，

嘟嘟嚙嚙把树压弯。

小兰一看心高兴：

俺队这枣园可不简单，

停两天队里一打枣，

車子拉来担子担，

留几担分給各家各戶，

又能吃来又能卖錢；

卖了錢，买花戴，

还买件花衣身上穿。

她心里越想越高兴，

她眼里越看越眼馋，

心里說：打枣那是以后的事，

可現在它又紅又脆又是甜。

小指头樞着下嘴片，

口水流下三尺三！

小舌头在嘴里来回轉，
她一心想要尝尝鮮。
一看四下沒有人，
弯腰拾了块半截磚，
瞄准了使劲猛一砍，
只听得，“噍噍噍”十几个紅
枣落在地上边。
小兰喜得双脚蹦，
手里拾来嘴里填。
又一想：俺哥南边去看柿子，
树上的柿子光涩并不甜，
(夹白)不好吃。
如果是給他捎上两兜子枣，
哥哥一定喜欢俺。
她又是吃，她又是装，
直吃到天上的太阳落西山。
这时候她哥哥小年也回来了，
他二人，說說笑笑一块把家
还。
小兰說：“哥哥呀，你去做活
一大晌，
一定是口渴舌头干，
妹妹給你带的好东西，
又是脆来又是甜，
保險你吃了这个想那个，
嘴里越吃越发馋。”

小年問声：“啥东西？”
“紅枣唄！先給你一把尝尝
鮮。”

小年朝妹妹一打量，
哈！俩口袋儿装得鼓鼓圓，
手里还攥着两大把，
不住地把枣儿往嘴里填。
小年一想明白了，
这姑娘，她的思想可不沾
弦。

(夹白)“妹妹。”

“哎。”

“队长叫你看枣，
你为啥反自己偷枣来解馋？
你这个思想真糟糕，
莫非你不懂偷枣理不端？”

小兰一听心好恼：

“你誠心和我来为难！
我好心好意給你带，
你反倒来批評俺。”

小年說：“要是人人都像你，
什么瓜果也都早吃完！”

小兰說：“不說你自己眼皮
淺，

还绷着臉皮教訓俺！
队里的枣树几百棵，
我吃一点啥希罕！”

小年說：“大伙的财产要爱护，

个人一点儿不許沾。”

小兰說：“你針尖尖看成大旗杆，

土圪拉当成一座山！”

(夹白)看这妮子多能說。

小年說：“我的嘴笨說不过你，

回到家我非找队长說一番。

叫队长当众批評你，

偷枣的名声村里傳；

別人都搗你的脊梁骨，

看你还嘴尖不嘴尖！”

小兰一听要找队长，

心里像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来回翻：

要是叫队长知道了，

我小兰的臉面攔哪边！

心中越想越是气：

你难为我，你也別想落安然，

让你写字折了笔，

让你割草丢了镰，

让蒺藜扎破你的手指头，

让沙土迷了你的两只眼，

让石头碰疼你的脚，

让黄蜂螫烂你的下嘴片；

叫你手痛抬不起，

叫你两脚不动顫，

叫你嘴疼張不开口，

叫你两眼瞧不見！

(夹白)好家伙！这妮子是一点

儿不饒人。

我叫你再去找队长，

我叫你再与我为难！

看哥哥走得还是怪有劲，

原来是背地咒人不灵驗。

(夹白)罵人不疼，咒人不灵么！

又一想：哥哥說的虽然对，

可我不能低头丢臉面。

(夹白)她已經心服了，就是口

不服呀！

又一看口袋里边的大紅枣，

心里不住暗埋怨：

我挨批評都怨你，

你害我把坏名担；

从今以后不理你，

从今不把你希罕！

說着說着不解恨，

拿起紅枣往嘴里填。

(夹白)她还吃哪！

不管你还有多少，

今天非把你吃完！

吃枣她还气哥哥：

“我吃完枣沒証据，看你咋找队长把嘴傳！”

小年說：“生瓜梨枣不能多吃，

吃多了那可不是玩。”

小兰說：“要吃、要吃、我要吃，

笨鴨子！誰叫你管得那样寬。”

她一边走，一边吃，

不觉来在大門前。

到家里她也不吃飯，

(夾白)她早吃飽啦！

上床就往被里钻。

爹爹連忙叫宝贝，

媽媽赶快叫心肝：

“閨女哪里不好受？

快对爹媽談一談。

娘給你，做酸湯，下挂面，还臥里几个鮮鸡蛋。”

小年剛要去說話，

媽媽一旁把臉翻：

“你別說啦！我知道啦！

一定是你惹得妹妹不舒坦！

今晚上你給我在家里溫功課，

不許你上街去游玩！”

爹娘正把哥哥罵，

小兰她躺在床上左右翻，

又恶心，又肚疼，

滿肚里“乎嚕乎嚕”乱叫喚，

哎呀呀，不好了，

只見她嘴一張、眼一翻，肚

里的东西都吐到地上边，

(夾白)吃的太多啦！

上边吐，下边泻，

四肢无力眼发藍。

哥哥一見忙去打扫，

順便又把事情前前后后对着

爹媽說上一番。

爹爹这里還沒說話，

媽媽又把臉来翻：

“你不疼妹妹年紀小，

娘的臉面也該顧全；

吃几个烂枣有啥关系，

你为啥要找队长把嘴傳！

你不該逼你妹妹狠吃枣，

害得你妹妹多可怜！”

(夾白)都叫这个媽給慣坏啦！

她举起扫帚就要打，

小兰的心里可真煩，

她想道：学校老师曾經多次

对俺讲，

一切事應該把集体放在前。

这一次偷吃队里的枣，

俺哥哥也曾批評俺。
是呀是，如果人人都像我，
这队里的财产咋保全？
虽然說几个枣儿不算多大
事，
可这个思想太不沾弦。
哥哥批評是为俺好，
为啥要知錯不改、嘔气任
性、跟他把臉翻；
这时候哥哥为俺又受气，
这事情完全都怨俺。
小兰越想越不对，
(夹白)她这会儿才服气啦！
一伸手拉住了媽媽的衣裳
边：
“你不能賣打俺哥哥，
媽媽你的心太偏；

这事情本来不怨他，
都怨俺小兰理不端。
这苦头本是俺自己找，
都怨我嘔气、任性、太嘴饒。
俺不該偷吃队里的枣，
俺不該不理哥哥的好心田。
等到明天病好了，
俺去找队长，当着队长檢討
一番。”
小年說：“我知道妹妹知錯
一定改。”
小兰說：“我以后，有哪点不
对，还望哥哥批評俺。”
这小哥俩談談說說又和好，
看窗外，浮云散，一輪明月
升上了天。

扒 墙 头 (唱詞)

赵連甲

老張头，老刘头，
两家就隔着一道小墙头；
世世代代好朋友，
最近为姑娘，儿子結下仇；

見面全都不說話，
这个眼一瞪，那个一扭头。
这一天，張老汉越想越生气，
刘老汉越想越别扭；

咔嚓！張老汉撕折小烟袋，
嘩啦啦！刘老汉就把桌子擗，
怒气冲冲往外走，
一齐来到院子里，
隔着墙头开了口，
俩老汉各自述理由：

“老張头！管不管你家的野小子？”

“老刘头！管不管你家的疯丫头？”

“你小子把我們姑娘来引逗！”

“你姑娘把我們小子勾！”

“鬧得俺姑娘飯都吃不好！”

“鬧得俺小子觉都睡不熟！”

“鬧得俺姑娘队里的活儿沒心做！”

“鬧得俺小子队里的农具都顾不上修！”

“我不能眼看你小子把俺姑娘扯着落了后！”

“我不能眼看你丫头把俺小子拉着往下坡溜！”

隔着墙头一場斗，
你吵我嚷鬧不休。
青紅皂白难分辨，
两家大門响吱扭，

东院走进小金斗，
西院走进小玉秋。

老張、老刘当时止住口，
別别扭扭各自回到屋里头。
老張摆好飯菜等金斗，
老刘摆好飯菜等玉秋。

等了半天不見人，
俩老汉急得一个劲儿打轉悠。

一齐来到院里看，
見俩人又湊近了小墙头。
隔着墙头臉儿对着臉儿，
說說笑笑、亲亲热热、比比划划，
別提多么有劲头。
俩老汉气上加气，
这个喊：“金斗！”那个喊：

“玉秋！”

“你們这話怎么說起就沒够！”

“你們这話匣打开怎么就沒有头！”

“光說話能当飯来能当菜？”

“光說話能当馒头能当粥？”

“別忘了，現在的农民都讲集体，

人家大伙儿可都忙大秋！”

“胡扯羊皮若誤了正經事，

小心点，别人在背后要戳脊梁沟！”

“快把你们这话匣子闭一闭！”

“快把你们这闲话收一收！”

金斗、玉秋回屋去吃饭，

俩老汉别提心里多别扭。

俩人各怀心腹事，

在床上翻来复去全都睡不熟。

老刘想：俺姑娘生产是能手，
苦呀累啊咋都能将就，

一心一意为了生产队，

评个啥，哪次都少不了俺玉秋。

自从支援农业回来个小金斗，

这丫头心中变成无事忧，

大伙儿的事好像都扔到脖子后，

就知道站在院里扒墙头。

野小子就在墙头那边站，

两个人说不完、唠不够，墙头都扒出大豁口儿。

和这个野小子扯扯些啥？

猜不着、摸不透，反正这姑娘、小子到一块不把好事

谋。

老张想：俺金斗支援工业建设走了二年半，

如今为支援农业又回到幸福沟。

一去一回带来全身艺，

生产处处起带头。

事事想着生产队，

大家伙儿有事也愿找他当参谋。

自从和玉秋认识后，

整天不离小墙头。

疯丫头就在墙头那边站，

两个人嘀嘀咕咕咬耳朵。

这些天，小金斗，腮也痛、

眼也捱、坐不稳、睡不熟，这小子简直魂全丢。

和这个疯丫头扯扯些啥？

猜不着、摸不透，反正这小子、姑娘到一块不把好事谋。

这时候，张老汉出屋去解手，

正看见一人爬墙头。

月光之下看得准，

原来是刘家小玉秋。

张老汉怒气冲牛斗，

大喊一声：“抓小偷！”
玉秋又怕又是臊，
急忙跑回屋里头。
刘老汉也是睡不着觉，
半夜起来去喂牛。
刚刚来到院子里，
猛看见一人爬墙头。
原来是张家小金斗，
刘老汉抄起箢子连打外带
撻。

大喊一声：“哪里走！”
小金斗急忙跑回屋里头。
公鸡唱，金斗、玉秋下地走，
从屋里走出老张和刘刘。
隔墙又是一场斗，
这个怨金斗，那个怨玉秋：
“你家小子不知臊！”
“你家姑娘不知羞！”
“你小子为啥往俺院里跑？”
“你姑娘为啥往俺院里溜？”
“你家的髒盆别往俺头上
扣！”
“你家的丑事别往俺身上
撻！”
“是你小子把墙跳！”
“是你姑娘爬墙头！”
“是你家的小金斗！”

“是你家的小玉秋！”
俩老汉，捋胳膊，挽衣袖，
就好像隔着墙头要打排球。
眼看就要动了手，
忽听大门响吱扭，
金斗、玉秋并肩走，
一起走进张家院里头。
刘老汉气得有话难张口，
暗暗叫声小玉秋：
你为啥跑到人家张家院里
去？
真正是姑娘大了不可留。
我正想抓点把柄堵住老张的
口，
你这一来让我自己的巴掌往
自己脸上抽。
张老汉心中也暗暗怨金斗：
为什么你勾来这个疯丫头？
见金斗扛着个大木架，
玉秋挎着个小布兜，
进院来，齐动手，
嘩啦啦！从兜子里倒出来齿
輪、鋼刀和鉄軸。
又安又釘叮当响，
臉上汗水往下流。
俩老汉越看越納悶兒，
全有点儿“丈二的和尚摸不

着个头”。

不由的把身子往前凑，
就听见金斗问玉秋：
“你看这样合适不合适？”
“对头对头很对头！
等试验好了再多做，
先找书记、队长把意见去征求。”

俩老汉一旁实在憋不住，
这个问金斗，那个问玉秋：
“你俩搞的什么鬼？”
“这是件送粪的车子还是点种的耩？”

金斗擦了擦头上汗，
笑眯眯，对着老汉说根由：
“党号召农业技术要改革，
生产队正准备力量忙大秋。
咱们队牲畜、人力全不够，
队长让咱大伙儿出计谋。
我在工厂曾改革过几种新机器，
可是对农业机械不太熟。
玉秋在庄稼活儿上是能手，
请她帮我一块儿来研究。
制成了这台手推收割机，
用它来把庄稼收。
既省钱来又方便，

使用起就好像理发师傅推平头。

不但轻松速度快，
胜过鐮刨镰刀耩。
一切过程很顺利，
就有一事太别扭：
想到一起研究得绕路走，
就因为两家相隔一道小墙头。

昨晚上去把玉秋找，
差点挨了笆子耩。”

玉秋说：“我等你不来到东院去找，
张大爷错把我玉秋当小偷。”

金斗说：“现在机器已经安装好，
走！找书记、队长把意见去征求。

看看还有啥缺点，
晚上咱们再研究。”

俩人说着往外走，
院子里可乐坏了老张和刘。

老张头看了看老刘头，
老刘头看了看老张头。
隔着墙头齐拱手，
这个喊：“老张！”那个叫：

“老刘！”

“看起来咱是人老思想旧，
年轻人的心理咱是摸不熟。”

“对！咱俩犯了一样的病，
那叫什么……缺少……调查
和研究！”

“張大哥！我錯怪了你家小
金斗！”

“不不不！我錯怪了你家小
玉秋！”

“你家的小子是个好小子！”

“你家的丫头是个好丫头！”

“你小子为生产队做了一件
大好事。”

“还不是多亏你家小玉秋。”

“俺姑娘帮忙是小事儿，
得說你小子还乡回来的是时
候！”

“嘿嘿嘿……”

“哈哈……”

刘老汉笑得眼泪往外淌，
張老汉笑得喀喀直咳嗽。
俩老汉笑完齐往屋里跑，
沒多会儿又回到院里头。

两个人倒背双手往墙头凑，
張老汉笑呵呵的問老刘：

“他大叔！你手里拿的什么
物？”

“我拿的是一把小鎬头。
張大哥！你手里拿的是个
啥？”

“我拿的是一把二尺鈎。
他大叔！你拿鎬头做啥用？”

“我看这道墙头太别扭。
你忘了剛才俩孩子临走說的
話，

到晚上他們一块还要做研
究。

俩孩子爬来爬去多么不方
便，

我想扒了这道小墙头。”

“嘻嘻！他大叔！咱俩想的
全一样，

真是心投意也投。”

俩老汉乒乒乓乓动了手，
沒多会儿，就扒通了这道小
墙头。

胳膊肘往哪儿扭 (唱詞)

菁 青

說了个年輕的社員名叫李小

英，

他劳动积极思想紅，

为人耿直热爱集体，

不挑拣輕活儿不把工分爭。

这一日晚上他高高兴兴往家

走，

嘴里直把小曲儿哼。

你若問他为啥这么高兴？

只因为队里今日預算分了

紅。

李小英心里乐滋滋地走得

快，

家門不远面前迎，

走进門，高声就把爱人叫：

“秀荣，秀荣，快点灯！”

他的媳妇聞听急忙把灯点，

望着小英就开了声：

“小英啊，今天有什么大不
了的事，

为何你滿臉堆笑容？”

李小英把分来的票子背在身

后，

“你猜上一猜，看看猜中猜
不中。”

秀荣說：“莫不是因你劳动
好，

队长把你夸了几声？”

小英說：“你猜的一点也不
对，

队长三天两头夸咱，算不了
大事情。”

秀荣說：“莫不是你今日走了
运，

拾了些人民币，心里喜盈
盈？”

小英聞听連連搖頭好似貨郎
鼓，

把嘴一撇假装把气生：

“秀荣你把俺給看扁啦！
咱怎么能做出那样事情？
如果我真拾到了人民币，
准得写个启事来声明，
要失主赶快来領取，

要他半分半厘送人情！”
秀荣她东猜西猜猜不中，
一屁股坐到炕上也假装把气
生：

“得啦！爱说不说随你的便，
咱不为那事绞得脑子疼！
纵然你有天大的光荣事，
秀荣我，绝对保证不会眼
红。”

李小英这才摆出了人民票
儿，

厚厚的一叠多齐整，
他在秀荣眼前晃晃，
言说是：“咱队今晚又分了
红。

你猜咱家又分了多少？
整整七十没有一点零！”
他边说边凑近灯光亮，
查点票子一五一十念出了
声。

数够了七十手里还剩四张，
他心里不觉一楞怔：
咦？会计说我分了七十元，
怎么现在成了九十整？
哦……哦，我明白了，
准是会计他粗心大意把差错
生。

也怨我当时太大意，
没有查点一下便跑回家中。
他想到这里就要往外走，
秀荣后边紧紧扯住不放松：
“你怎么胳膊肘儿净往外扭，
到口的肥肉不吃为何情？
要依我说呀，便宜又不是咱
自己找，
何必死理念得那么清？
倘若这事跑了风声人知晓，
天大的担子我担承。
责任你就往我身上推，
不会损坏你那共青团员的好
名声！”

李小英听罢暗思量：
秀荣的思想毛病可不轻。
我若是硬把钱退给社，
她的脑筋也搞不通。
想到这里他也在炕上落了
坐，
和颜悦色叫秀荣：

“秀荣啊，咱今年一共分了
多少粮？
信用社里存款有几宗？”
秀荣说：“咱粮食分了一千
二，
一年怎也吃不消；

信用社里存有三宗款，
合在一起二百还挂零。”
小英說：“这些东西哪里来？
养好了伤疤可不能忘了疼；
想当初，咱都是苦里生来苦
里长，
父母常为缺吃少穿把气生；
是党领导咱走社会主义的
路，
咱两家的日月才一天一天往
上升；
到如今，咱怎么能把公家的
便宜占，
怎么能为着私利去害公？
亏了队就是亏了大伙，
咱还有什么脸见四邻社員和
宾朋？”
秀荣她那里不說話，
低下头来暗吁嚨：
按理說，錢該退还生产队，
可心里总觉得有点心疼。
她好比，十五个吊桶打水七
上八下，
心眼里展开了一场思想斗
爭。
李小英一見又开了口，
說服教育就更进一层：

“秀荣啊，你再好好思量思
量，
做事應該合理合情。
曾記得，二三月里农活正忙，
你躺在炕上病得不輕，
我若照看你就不能下地生
产，
提起做飯我就更发憐，
那时候，支书、队长、社員
都来慰問你，
还派来了馬大嬸子把你照
应；
大家伙对咱这样照顾，
咱損害大家合情不合情？”
秀荣越听越羞愧，
臉上發燒火一样紅，
好半天她才把头抬起，
望着小英一陣难为情，
輕声說：“小英你讲的就是
对，
全怪我个人主义把眼蒙；
若不是你及时来提醒，
我險些掉进了污水坑。”
說話从丈夫手里把錢接过，
跑出房門一溜風，
你若問她去干啥？
找會計退錢走一程。